

社会常识简明读本

外交

古风 编著

长征出版社

外 交

古风 编著

长征出版社

1998年6月

(京) 新登字 123 号

责任编辑：常 正

封面设计：文 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常识简明读本丛书：外交分册/《社会常识简明读本丛书》古风编著；-北京：长征出版社，1998

ISBN 7-80015-459-9

I. 社… II. ①社… ②古… III. ①社会科学-丛书
②外交-普及读物 IV. C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4516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100832

涿州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40 印张 402 千字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48.00 元 (一套 8 册)

《社会常识简明读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麻国庆博士
编 委：李晓东 楚红杰 刘春晓 张继焦
李志军 张 鸽 李 锦 古 风
策 划：北京汉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编 撰 简 记

本丛书是专为广大中小学生编写的，对国家、军事、国防、外交、城市、农村、文化、家庭等方面的社会常识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是帮助中小学生了解社会的最佳读本。

本书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教育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专家、领导的协助，敬表谢意。

——本书编委会

目 录

引 子	什么是外交	(1)
第一章	外交机构与外交官	(14)
第二章	大使	(28)
第三章	外交特权和豁免	(38)
第四章	外交谈判	(50)
第五章	外交行动	(62)
第六章	外交文书(上)	(77)
第七章	外交文书(下)	(105)
第八章	外交礼仪	(119)
第九章	外交决策	(130)
第十章	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140)

引子 什么是外交

让我们先看几组画面。

画面一：

公元前 432 前，希腊斯巴达城邦举行斯巴达同盟大会，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科林斯代表提出应建立反雅典同盟并向雅典宣战。该建议受到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赞赏。就在战争与流血即将降临的关头，雅典的代表当场挺身而出，向各方与会代表宣扬雅典城邦享受权威的来由及不可侵犯性，并向好战者晓以利害，以大量事实证明若同雅典作战，必将遭受惨重失败。经过激烈的唇枪舌战，雅典的外交使者终于为自己的城邦赢得了和平。

战国时期，楚国都城，赵、燕等国所遣的

游说者正说服楚王共同抗秦，言道：“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纵亲以孤秦。”赵、燕外交使臣此番言辞，逻辑缜密，字字珠玑，闪烁着卓越的外交智慧。楚王怦然心动，击掌称快，终于同意合纵抗秦。

画面二：

1807年6月25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迫和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提尔西特附近涅漫河上的一架木筏上会面。亚历山大一世面临抉择：要么与拿破仑抗争到底，要么同法国妥协。但奥斯特里茨战役后的俄国已没有力量在军事上与法国决一雌雄。亚历山大一世清醒地选择了后一种办法，玩弄外交手段于7月7日与拿破仑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两天后普鲁士也被迫与法签订

普法和约。根据这两项条约，易北河左岸和原普鲁士占波兰地区分别从原普鲁士领土分离出去，致使其领土和人口都减少了一半；俄国同意从多瑙河地区的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这两个公国撤军，并承认法国对爱奥尼亚群岛的主权。作为回报，拿破仑同意与俄国共同瓜分行将衰亡的奥斯曼帝国。法俄还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俄国必须参加法国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两国对欧洲任何敌视它们的第三国采取“共同行动”。《提尔西特和约》对于俄法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拿破仑想借和约彻底孤立英国，而亚历山大的目的则是取得喘息的机会，以便最终消灭企图称霸欧洲的对手拿破仑。

1844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出访伦敦，受到隆重的礼遇。沙皇快乐异常，忘乎所以，抛弃了外交辞令，把英国人看作知己，倾吐肺腑之言，要求共同瓜分土耳其。英国人识

破了沙皇表面甜言蜜语，骨子里欲独吞土耳其的野心，故对沙皇所言洗耳恭听，面带微笑，却不置一词。时隔9年，在彼得堡叶林娜·保罗夫娜大公夫人举办的一次晚宴上，沙皇携英驻俄大使匆匆走入了一个房间，再次和盘托出瓜分土耳其的详细计划。这次英国人却正色作答：就一个国家的继承问题“这种不可知的命运，若为协商，则无重大意义”，况且这种协商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怀疑，至于军事行动，“更务宜避免为要”。英国巧妙地玩弄外交技巧，把握住了时机，有待而发，打掉了沙俄企图倚重英国，侵吞他国，壮大自我的计划。

画面三：

1971年6月30日，美国白宫宣布尼克松总统将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到越南南方“了解情况”，然后途经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去法国巴黎。7月8日，基辛

格到达巴基斯坦后，突然佯称“腹痛”，并宣布将到伊斯兰堡郊区的巴总统别墅休息。外界信以为真。实际上他不久就秘密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7月9日至11日，当众多新闻记者正打探基辛格何时可以康复并前往巴黎时，基辛格却已经在北京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个“公告”震动了世界。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了中国的土地。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成为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77年11月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埃及国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公开指责

以色列。但他突然话锋一转，提高嗓音说：“我现在说我愿意去天涯海角。以色列如果得知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说我愿意去他们国家，到他们的国会同他们谈判，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当记者认为萨达特还是像往常一样玩弄词藻时，以色列总理贝京却明白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外交信号。次日，贝京公开欢迎萨达特的倡议，并表示：只要能促进中东和平，他愿同埃及总统在开罗或其他地方会面。是月，萨达特正式访问以色列，埃以直接进行和平谈判，并于1980年2月24日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萨达特的“和以政策”，使埃及收复了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大大改善了自己的战略环境，中东的战略格局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1982年9月24日，新华社播发了邓小平和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举行会谈的消息：“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

中就香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中英香港问题会谈就此开始。经过历时两年、22轮谈判后，中英双方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及3个附件。《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在同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国。

三组画面，三种外交：古代外交、近代外交和现代外交。

人类社会自出现国家以来，国与国之间有正常交往与合作，同时也有分歧、矛盾和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可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而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与矛盾却可使用两种方法：一是用武力的战争方法，一是用非武力的和平的外交方法。我们这本书讲的就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外交方法问题。

古代社会，各国交往有限，非有大事不办外交。一方面，由于舟船难远济，车马行路难，敌国少信，友邦多背，外交使节面临异常的艰难困苦。另一方面，少往来，缺信息，也使各国渴望彼此交往和了解，外交使节被赋予特殊使命和权力，一国利益往往系于他们的禀性、才能与智慧。

近代外交凭借着轮船、火车和电报，把世界联成一个整体。常驻使节制度因各国交往频繁而设置。外交活动一方面增进了各国间的相互了解，扩大了彼此间的合作领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在近代外交的 300 年中，西方大国外交均面临同一个任务：抑制对手，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扩大势力范围。贪婪狡诈、背信弃义、弱肉强食，成为近代外交的主旋律。英国著名外交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在谈及近代外交的方法和性质时，表示了他对这一时期

大国外交的憎恶：“在这 300 年中的种种错误、恶行和罪行纷纷加在一起，给旧外交抹了黑。”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和 100 年后的巴黎和会上，弱小民族被当成蛋糕，而分割“蛋糕”的时候，列强的姿态近乎于无耻，“谈判桌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交际场上，风流倜傥，竞相使用美色去克敌制胜。”

进入 20 世纪，现代外交乘着无线电波、喷气式飞机和电脑将世界编织成一幅村落图。对外事务走出职业外交家的殿堂，各种出访代表团多如过江之鲫。就外交方式来讲，个人外交、多边外交、首脑外交、危机外交、穿梭外交、人民外交……使现代外交犹如一个快速旋转、色彩杂驳的万花筒。现代外交的基本准则如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等标志着外交的进步趋势，而是否顺应这一趋势成了正义和非正义外交的分水岭。

在古代，外交家一旦占据了外交舞台，常常演出精彩纷呈的剧目。与其说历史将困难留给了外交家，不如说历史将幸运留给了他们。近代外交家的言行未必能像古代那样大都载入史册，但由于身为引人注目的派驻他国的全权代表，直接对王室或首脑负责，具有决定国家关系的重要影响力，因而仍能不时地吸引聚光，使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历史的进程使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的扩大，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的日趋繁荣等促进了国际间的交往，推动着外交活动规模和数量的不断发展。现代外交内含丰富，色彩斑斓，既是一种艺术，更是一门科学。

随时代的不断发展，虽然外交舞台上剧目、内容、风格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外交领域的一些基本原则却依旧：

一、国家利益至上。外交包罗万象，扑

朔迷离，但其“谜底”总是国家利益。换言之，外交都以国家利益为目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战国时期，各国合纵拒秦，后又退出纵约，都是为了自身安全考虑。合纵拒秦是因为秦对各国构成威胁，退出纵约而和秦，是因为秦强己弱，一国无力与之抗衡，便纷纷求和以自保。英国的帕麦斯顿曾直言不讳的说：“我们没有永恒的敌人和永恒的朋友，我们只有永恒的利益。”在整个 19 世纪，英国无论联俄抗法，还是联法拒俄，其目的只有一个，即避免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大陆建立支配地位，以使英国能永久操纵欧洲政治均势的天平。1920 年，苏联曾发表著名的加拉罕宣言，公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掠夺的一切，都无偿地永远还

给中国。”但事隔不久，苏联又自食其言，强调中俄边界不可改变。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踏上中国国土后便说，我到这里来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二、实力决定外交地位。外交总是“在力量的影响下”进行。无论是已逝去的岁月，还是目前鲜活的现实，外交离开实力依托，使只会露身于凄风苦雨之中，即所谓弱国无外交。从1840年到1949年，先后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有独立自主的外交，“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实力是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人口数量和国土幅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国力。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在国际上的力量对比中所处的